

达夫弄1号

短发飘飘

杨承尧

1968年的秋天,我们刚刚入学。今天斗老师,明天开大会,印象中那些日子总是处于一种既激动又恐慌的状态。既为喧嚣的校园每天能发生点什么兴奋,又为站在凳上低头挨斗的老师难过,看着一道道汗水,顺着那些斑白的鬓间蜿蜒而下,心里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滋味。

记不清那一天是在总务处门口的天井里,还是鹤山下来的那一条便道旁边,有一个同学扯扯我的袖子:“陈天霓!陈天霓!”

这便是我第一次认得陈老师,这时候的陈老师已经沦为批斗对象,学生可以直呼其名。

先看到的是一头干练的齐耳短发,然后是白皙的面庞上一双平静的眼睛。看到我们指指点点,她的眼中,似乎没有沮丧和颓唐,反而有一丝淡淡的笑意。

在这样难耐的日子,居然还有这样平静的眼神!

现在想来,老师当时的眼神,应该是在说:你们这些娃娃,吵吵嚷嚷的懂什么呀!

对,这时候的陈老师应该是56周岁。

一位1931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,什么大风大浪没有见过。此时此刻,她唯能以她的眼神,静静地表达她对我们这些不懂事的孩子的宽容和爱抚。

接下去,因为中学下放到公社去办、因为参军,我们一直没有见过面。

与陈老师的再次碰面是1985年我调到文联以后。有时在桂花路上,有时在市府南门。并且碰见的时候,大多是陈老师从西往东走,手里拿着一把剑,或者是一个健身球,或是一件外套。我猜想,陈老师这是在锻炼,从恩波公园方向来。她总是素衣素裤,精神矍铄,还总是短发飘飘,一副干练精干的模样。记得那时,我还同人说起过,陈老师的模样,总让我想起《渡江侦察记》和《南征北战》中的女游击队长。

不意而言中。当我在日后越来越多地了解到陈老师的过去,才知道这干练和精干的确是有渊溯的——在弹雨纷飞的战争年代,她本来就是一名英姿飒爽的抗大首期学员、新四军干部。一个人的打扮习惯,有时候就是这样,在无声地诉说主人公的出身和履历。

可是,她同我碰面的时候,几乎不谈过往,只是问问我的工作,嘱咐我文艺工作也是

党的工作的一部分,很重要、要认真。连她在这一方面的获奖情况,一次也没有说过。她的“全国优秀武术辅导员”“浙江省老干部先进个人”这样的一些荣誉,我也是通过一些市内材料和简报得知的。

反观我们,一件事情还没有影子,就喷得满天绯红;一个工程还没有眉目,就吹得天花乱坠——你能想象得到吗?这个走在南门街上,或者邮舍弄里,毛毛细雨下面,平平静静的短发老太太,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,就陆续与上海反帝学潮、罢工宣言,左翼作家联盟,延安抗大,陕北公学,新四军——这样一些散发着历史的光芒,令人肃然起敬的名称联系在一起;当年的《申报》“自由谈”等著名文艺栏目上,发表过她的不少重要作品;无产阶级革命史上,许多如雷贯耳的名字,都曾经是她的同志和战友!

我也是到了很晚才知道的,1959年陈老师从杭州下放到富阳中学,只是不公正待遇的继续。

一直到1985年,有关部门终于发布了恢复陈老师党籍和改办离休的通知。

可是,就是在这样受冤受屈的漫长时间里,陈老师也没有埋怨过谁。教学生,她把学生视作已出的儿女,以微薄的薪水,倾囊资助他们。就是担任学校的图书管理员,她也是兢兢业业,想方设法为每一册书籍都找到最合适的归类,以发挥它们的最大作用。我有时想,陈老师之所以这样做,这其中,是不是还有一个不为人道的原因呢?因为只有她最懂得:被埋没和误解的痛苦!可是陈老师,据我所知,到老也没有怨言。

自始至终,陈老师都怀着一颗赤诚之心,践行一个共产党人的使命。如果不是为了别人,为了普天下的穷苦大众,当年锦衣玉食的陈家大小姐,何必必要参加革命?那可不是共产党执政的今天,在那个时候,可是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掉脑袋的。如果不是想着别人,平反以后的老革命陈天霓,每一年能领到14个月工资的离休干部陈天霓,已经年逾九十,完全可以安享清福的陈天霓,何必还要到处奔波?调研啊写信啊找人啊,好像是家中马上就要断顿,等着找米下锅!甚至把自己搞得疲惫不堪,憔悴不已,还要遭一些人埋怨,这样下去,不利于党的正面形象。

因为在某些人看来,“形象”是陈老师这



作者简介

杨承尧,东洲街道人,参军后长期在富阳文联工作。有散文集《抚摸村庄》、诗集《弹壳以及其它》和报告文学集《定格的风景》等出版。现已退休,主要工作为种菜、钓鱼。

样的老革命的软肋,“共产党员的形象”更是陈老师这样的老人的命!

可是这一次,陈老师却坦然回答:“我正是在维护党的形象呀,我虽然老了,力不从心了,可是我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共产党人。坚持维护群众利益,不是党员的天职吗?”

因为在陈老师看来,只要还有一个老百姓还在那里皱眉头不开心,就是她这个共产党人的失职!

我也是共产党员。平日里,我也会侃侃而谈,恍如愤青。可是,陈老师,面对你和你的一生,你这个学生,我有时候会变得一瞬间无话可说。

确切地说,不是真的无话,是往深里一想的无颜以对。

达夫弄·富阳作家

7

一九八零年的奔跑(外一题)

天凉秋

那年,我八岁,弟弟七岁。头天晚上,父亲和同事去新登街上看了一场电影——《白莲花》。翌日,小队分完西瓜,父亲挑着担往回走的时候,给我们姐弟几个讲起了电影。

白莲花是一个儿时父母双亡的贫苦女孩,几经磨难,成了土匪的头目。后来在惩罚恶霸地主的时候认识了一位红军团长,经过他的点化,结束了土匪生涯当上了红军战士。具体讲些什么已经记不清了。只记得父亲眉飞色舞地讲了一通,忽然打住了。他说:“太好看了,干脆带你们去看一遍得了,今晚就去!”我们自然是手舞足蹈,热烈响应。一旁的母亲拉长了脸:“哪来这么多的闲工夫,昨天看,今天又去看,田里地里都攒光啦?”父亲不肯让步,说已经答应孩子了。母亲说:“你答应是你的事,我不答应。”

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,家里的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。母亲和奶奶统一战线,一个负责堵我和弟弟,一个负责堵我父亲。我和弟弟在楼上,母亲拿着竹丝笤帚拦在房门口,咬着牙教训着:“你们两个有本事去看去!翅膀还没硬,就想飞啊?”我和弟弟吓得躲到了蚊帐后面。黑影越来越近,我们不想束手就擒,只好逃将出去。我溜得比兔子还快,冲出房门,跃下楼梯,跳过一个洗衣盆,纵到了门外。很快,弟弟也脱了险。那时的我常常爬槐树,灵活得像泥鳅一样,母亲根本不是对手。弟弟朝追上来的母亲做了个鬼脸,转眼就没了踪影。

我们气咻咻地往后山上跑。荆棘绊住了裤脚,干草划出了血痕,山风吹干了脸上的汗渍。落日余晖里,小小的两个人儿,站在山冈上,听得风猎猎地响,心里忽然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悲壮感。村口是我们的集合地,跑到那里,没看见父亲,也没看见母亲,可我还是强烈地感受到了杀出重围的欢欣。正在愁盼之际,听得小路上传来一阵“唧唧唧”的响声,父亲骑着自行

车飞奔而来,后面是拎着谷耙追赶的奶奶。路边农田里干活的人都停下来看稀奇,指指点点。那一刻,我瞥见了奶奶有些踉跄的步子,还有风里晃荡的发髻,我有些难受。也许,在她的眼里,儿子这样做是浪子的表现,看电影纯粹是浪费钱和时间的东西,孙儿孙女这样下去,全给带坏了。

“快,快!”父亲把弟弟抱上前座,我也已经麻利地在后座坐好。“前世不修,生出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!气煞我了啊!”在奶奶带着哭腔的骂声中,我们乘着“永久”牌扬长而去。我不知道奶奶和妈妈怎么吃的那顿晚饭,姐姐和妹妹白白听了多少数落,父亲赴汤蹈火地来看第二遍电影又是什么感受。我只是清晰地记得电影里的一个镜头,马蹄声急,水花四溅,身陷绝境的白莲花纵马飞向深谷。那一刻的英勇和悲壮,与我们夺命狂奔时的情形,颇为相似。

回到家来,小屋的灯亮着,院落静悄悄的,大黄狗像往常一样摇着尾巴迎接我们。我和弟弟在杏树下磨蹭着不敢进屋。父亲拉着自行车,大义凛然地走了进去。我们在门角偷窃听起来,母亲把灶台的锅碗弄得半天响,奶奶在唠叨:“老鸡上灶,小鸡看样,前世作孽啊!”父亲停罢自行车,平静地说:“这样好的电影不去看,一辈子遗憾。你们要是想看,我明天可以带你们去。”杂声儿突然消失了。我从门缝里往里看,母亲正把抹布挂到墙上,却迟迟没有转身。她或许想起父亲曾带她看过的电影《永恒的爱情》,真好看呵。奶奶呢,则问起我们来,赶紧开门让我们进去。奶奶是不是也想起曾经为了看《梁山伯和祝英台》的露天电影,落夜赶到邻村去的辰光?总之,事态出乎意料地平息了,我们胜利了。

此后,凡是为我们争取自由和幸福的事情,父亲无往而不胜。我的童年,也因为有过那样一次畅快淋漓的奔跑,而变得无限飞扬。

喊风

留在童年里最深的记忆,总与劳动有关,连风也概莫能外。

太阳当空悬着,火辣辣一片,模糊了边廓。仿佛谁多看一眼,就会把他变成一只烤虾。很多时候,我连草帽都不戴,把头埋在成片的稻茎前,机械地挥舞着镰刀,汗糊在眼睛里,用袖子擦,淌到嘴边,就用舌头舔舔……那咸涩的滋味,就是火一样热烈的生活。

父亲教我们“喊风”。直起身,转一个方向,喊一声“哎一哦一”,一忽儿功夫,风就来了。这风儿好小,又是偷偷悄悄的模 样,就像天可怜见,谁给了饥饿的孩子一片面包屑似的。但恰是这若有若无的一缕,让我看到了弟弟妹妹通红的小脸,挂着汗渍,夹着几道被稻叶划破的伤痕,还渗着微微的血丝。我们相视而笑,一切似乎好受多了。那风,便悄悄地转身,溜走了。

有关大风的记忆常与晒谷场有关。天忽然就变了脸,愁容满面,鼻子里喉咙里叽里咕噜的,不停变换着声气。阴云翻滚着,不时闪过鬼魅的身影。竹竿上的衣服急速地要飞上天去,塑料袋发出“啪啪”的吓人的声响……奶奶耳朵眼神都不怎么好使,一道命令却是响亮地传了出来:快点收谷去!

谷子晒在屋后的一块草坪上。其实是坡度较缓的一片平地,长满了荒草,修整后,便成晒谷场了。

好大的风!一走向山坡,人都好像要被掀起来。我们连滚带爬地扑向簸垫,一人拉住一个角,往中央使劲,好让谷子抱成

团。扯起垫皮,像张着船帆,这个时候,大风来捣乱,它往反方向用力,又把我们一头绊倒在垫皮里。

山风越鼓越劲,树林间起着呼啸和口哨。赶紧奋谷子:先用竹笆箕,敞口大,奋起来快。留下些细碎,须用铁箕箕,这样才能一颗不剩地倒进箩筐里。

刚倒满两箩筐,就开始抬的抬,挑的挑了。弟弟一起身,筐和人差不多一般高,在风里晃荡来去,他的衬衣在身后鼓成了一个蒙古包,那麻绳勒得弱小的肩膀生疼。山坡下,风卷着落叶,卷着折断的小树枝,是多么的肆意和猖狂啊!

我常常留下来,负责把簸垫卷起来。卷簸垫,手势不能松垮,左右不能偏颇,一路拍拍打打,力图紧密,最后滚成一个卷,系上绳子,搁到肩头上,便一步一挨地挪下山坡来。

紧赶慢赶,零星的雨丝飘着来了,随后雨点也打了下来。一场战斗从发起冲锋到结束,约莫一刻钟。瓢泼大雨如约而至,啪啪地砸在门槛上,和站在屋里的我们一起笑语喧哗。

多少年过去了,又是六月。六月的熏风里,我悠游地趴在窗口,闭着眼睛,听它在柳林中制造声响:它经过香樟,绕过银杏,来到我家窗口,呼啦啦一下,蹭上我的左脸颊;我转过脸去,朝它笑着,它趁机兜到了我的右脸,又起一阵,呼啦啦,呼啦啦……

我仰起头,向着天空,喊起来“哎一哦一”。

选自2024年8月出版的《树树若为秋》。作者天凉秋,本名叶根娟,1973年出生于富阳新登。浙江省小学语文特级教师,现供职于富春第四小学。

体悟最本真的情感

杨承尧

忘了是谁说:不管你的技法怎么变,打动人的只能是人类最朴素最本真的情感,天上翻跟头,最终还得在地上落脚。

诚哉斯言。

天凉秋的字里行间,弥漫的正是这样一种情感。这种情感,几乎所有人都有过经历,散发着人间的气息和温暖。

难得的是凉秋对这种情感,又有着自己独特的体悟,这就非常可贵。看周云蓬的《春天责备》,她会感觉,“这样的句子生长在无边的黑暗里,却有着我能听到的呼吸和我能看

到的光亮。《《春天责备》》”面对就要拆建的老家,她会想,“我多想原原本本带走这个老家,带到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,安放下来,配一把记忆的锁匙,随时可以打开它,钻到里面游逛或痴睡。《《老家,老家》》”甚至,对于一只被母亲处以“极刑”的“劣迹斑斑”的“小恶狗”,她也有着自己的理解和同情,“鸡每天在外头潇洒,一早出去,到傍晚再回来。猪酷爱吃食和睡觉,和它从来没有共同语言。一只对自由充满渴盼的狗,受到无情的羈押,怎么不发狂呢?很有可能,这只小恶狗得了抑

(选自2021年《富春江》第一期卷首语,作为代序收入叶根娟散文集《树树若为秋》)

郁症或者是精神分裂症,才做出那样以暴还暴、令人不齿的事情来的。《《狗年月》》”

凉秋的文字,让人欢喜的,还有随处潜伏的意味。这种意味,一旦倏然开启,往往让人忍俊不禁。比如写猫,既写它的温存又写它的娇媚,“如此善解人意,又如此惹人垂怜,这是什么,是尤物。”然后笔锋一转,“一个女人倘若能做成猫的角色,就算是成功了,这比做什么牛马一般的女强人,要幸福得多。《《做猫》》”

杨承尧

有这么多船停泊在这里
等待进入地中海或者黑海

蓝的船体,白的船体
在透明的水面上任浪花拍打

红的锚链,黑的锚链
叮当叮当响
就像春天的风铃

白的鸽子,灰的海鸥

上下左右滑翔
如同大船放飞的音符

或许
伏尔加河船夫的后代
正是眼前某一艘船上的大副
或许
家住克里木半岛的老游击队员
正在舱里悠闲地喝着牛奶

没有烦躁

耐心等待
船尾的水手在钓鱼
快艇正往船上
装载着水果和蔬菜

呵,我们总赞美竞争
今天,我却感慨等待
当五色的蝶蝶在林梢静候
款款而过的姿态
实在是一种大美

(选自诗集《弹壳以及其它》)